

一本让你记住乡愁的书

Amoy Memory

厦门记忆

厦门市历史影像研究会 编

一本让你记住乡愁的书

k295
350

Amoy Memory

厦门记忆

厦门市历史影像研究会 编

司公大遠
YUAN TAI CO. LTD.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鹭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厦门记忆：一本让你记住乡愁的书 / 厦门市历史影像研究会编，— 厦门：鹭江出版社，2016. 1 (2016. 4 重印)
ISBN 978-7-5459-1044-5

I. ①厦… II. ①厦… III. ①厦门市—地方史—史料
IV. ①K295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1813 号

XIAMEN JIYI

厦门记忆

——一本让你记住乡愁的书
厦门市历史影像研究会 编

出版发行：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鹭江出版社

地址：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：361004

印刷：福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：福州市福新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：350011

开本：700mm×1000mm 1/16

插页：2

印张：11.75

字数：10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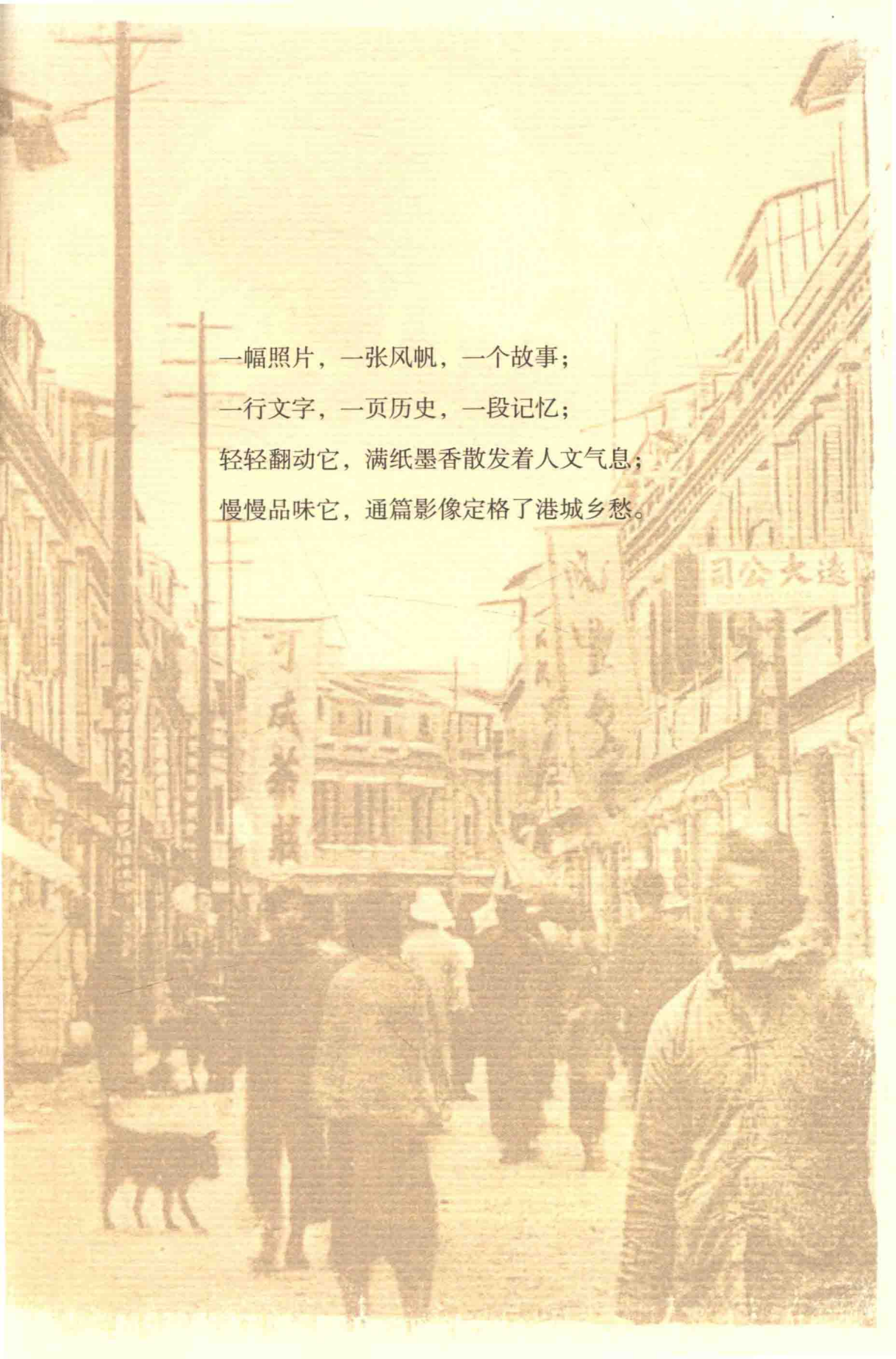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：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459-1044-5

定价：49.8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一幅照片，一张风帆，一个故事；
一行文字，一页历史，一段记忆；
轻轻翻动它，满纸墨香散发着人文气息；
慢慢品味它，通篇影像定格了港城乡愁。

主 编：高振碧

编 委：（按文章先后顺序）

高振碧 何丙仲 梁忠军 老 土 郭崇江

郑俊明 龚 健 吴保罗 张忠勇 洪凯杰

杨羽翔 蓝添艺 叶亚玲 紫 日 范世高

前言

这是一本让你记得住乡愁的书，里面有一叠看得见的城市年轮，每页都是有图有真相的故事。

20 世纪 60 年代，曾有一首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的歌，在大江南北传唱，让许多初涉世事的心灵，感知先辈记忆的沉重；20 世纪 80 年代，曾有一首《乡愁》的诗，在海峡两岸传咏，让许多乡音未改的游子，爆开少小记忆的闸门；今天，步入小康生活的中国，响起“记得住乡愁”的声音，这是智者对人文记忆的呼唤。

记忆是一种财富，它是民族精神的积淀；

记忆是一部史诗，它是国家情感的流淌；

记忆是一艘风帆，它是城市文脉的舒展；

记忆是一盅清茶，它是黎民家事的浮现。

厦门，这座风水先得的岛城，因为开放包容而成为世界现代摄影术最先登陆中国的口岸之一。在利用文字记录历史的同时，多了一种影像定格历史的手段。一百多年来，不论是源自外国摄影家或是中国摄影师按动的快门，也不论是通过蛋白或是银盐显现的影像，都无不生动、准确、客观地捕捉到厦门原生态的地理景观、人文风貌。这些看得见影调的历史，带着海风磨砺的斑驳，裹着时间包浆的痕迹，是厦门地方史料宝藏中高品位的富矿。这些闪烁着人文光芒的历史影像，已经成为厦门地方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有感于厦门饱受海洋文明的云蒸霞蔚，也有感于厦门坐拥历史影像的天然优势，厦门的收藏家和人文学者把收集、研究和利用历史影像当作留住城市文明履历的课题。厦门市历史影像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一次社会亮相，即凭着大家对这座城市的满腔热忱，以志愿者公益行动的心态，汇涓涓细流于浩瀚江海，把收藏与研究的丰硕成果整合出“厦门记忆”大型系列历史影像专题展。

图文并茂是这个展览的一大特色。33个接地气的岛城故事，在190幅历史和现实影像中穿越时空，诉说厦门人文原点的百年变迁，和读者一起去触摸城市的记忆，感受看得见历史，“记得住乡愁”的深层意义。

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“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，以史鉴今、启迪后人”。

第五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近日在厦门召开，来自全国各地见多识广的专家们通过“厦门记忆”这种展览形态，看到了中国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创新，并得出“值得全国推广”的权威结论。而要延续“厦门记忆”展览的精彩，让更多的读者分享这一地方文化的盛宴，编辑成书无疑是最佳的选择。一个精彩纷呈的展览，演绎成一本珠玑满目的书，这就是鹭江出版社帮助我们呈献给你的《厦门记忆》！

厦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白延靖

2015年11月15日

Contents

目录

001 / “厦门”地名的由来 / 高振碧

“厦门”这地名是怎么来的？看看明代古地图、清末老照片以及接地气的社会调查，会得出你意想不到的答案。

005 / 消逝的厦门城 / 何丙仲

明初，一座石砌的城寨出现在嘉禾屿临海的山坡上，从此诞生了“厦门城”。它居高临下俯瞰着海湾和狭长的居民区，为什么却在民国年间倏然消失？

010 / 悬壁危亭水仙宫 / 梁忠军

烟波浩渺，水天一色。这是耕海贩洋的文化符号。明代迁界，唯此不废。到了民国没能逃脱强拆的厄运，所幸一幅清代老照片流传下来延续着故事。

014 / 水师提督衙门寻踪 / 梁忠军

这里曾是统辖闽台两岸水师的指挥中枢，这里曾是四十七任水师提督升堂议事的衙门。它今何在？一对石狮穿越时空仰天长吼，或有事要说。

018 / 厦门海关署衙探秘 / 老 土

康熙年间，福建海关，首开厦门。“五口通商”，常关、洋关同城并存。常关翘脊大厝旗杆高耸，洋关欧式洋楼钟声悠远，老照片首度揭示那个畸形的年代。

023 / 中国邮政头一家 / 梁忠军

你可知光绪二十二至二十三年（1896—1897），海后滩见证了国家邮政主权的回归？你可知道这里盖下了中国现代邮政第一枚日戳？现在的海后路58号，是个让人五味杂陈的地方。

027 / 撩开“打石字”的面纱 / 梁忠军

一系列古地图和老照片告诉你，这曾是船只进入厦门港的标志，也曾是厦门官员勤政廉政的碑记。壁立海滨的人文景观为何消失？逆着时光去追索。

034 / 寻梦“沙坡尾” / 郭崇江

玉沙坡，一个让老厦门人魂牵梦绕的地方。沙坡尾，一个让新厦门人蜂拥蚁聚的地方。久远的照片第一次还原爷爷船的故事，还有奶奶海的记忆。

040 / “鼓浪石”的前世今生 / 高振碧

有人为这堆石头的真伪争论不休，看看一百多年前的明信片 and 英文原注，还有专为美国舰队访问厦门编印的导游册，是不是有图有真相？

044 / “鹿耳礁”寻迹 / 高振碧

这是一处闻名海内外的自然景观，这是一处摄影家必拍的海滩风光，这还是鼓浪屿衍生出地名的地方，可大自然的恩赐有时也会瞬间变脸。

050 / 鼓浪屿兴贤宫 / 何丙仲

这是鼓浪屿的人文地标，是原住民的精神家园。这里散发着东方建筑文化、民俗文化、社区文化的魅力。它没有被那场“文化大革命”摧毁，却消失在文化缺失的人手里。

054 / “番仔球埔”与网球 / 高振碧

一座被误解了的“球埔”。七方清晰可辨的网球场，老照片和代领事的记录，揭示源自欧美的草地网球，传入中国首先在鼓浪屿。不信？！去问那个中国球童。

060 / 鼓浪屿上打壁球 / 郑俊明

原是英国犯人的囚室运动，“上升”为上流社会的嗜好。它随着商贸、外交人员的远行被带到中国。老照片中三面围墙不盖屋顶的奇葩建筑，鼓浪屿就曾有过。

064 / 保龄球在鼓浪屿 / 龚 健

19 世纪中叶，溜圆的保龄球在鼓浪屿壁球场边的球道上悠闲地滚动。虽不见华人触及的记录，但老照片、领事著作和奖杯足以证明这项运动进入中国的时间。

069 / 百年沧桑“协和堂” / 吴保罗

两张百年老照片，勾起一群文化人的苦心追寻。郁约翰、仓库、太平间，看似不相干却又有关联。终于，鼓浪屿第一座教堂，抖落历史的尘埃。

074 / 百年龙头路 / 高振碧

上岛的小路因处龙头山脉而得名，又因与码头相连而兴盛。百年前简陋的商铺已经挂着洋文广告，当年外国水兵闲游的小街，时空似乎有意凝固。

078 / 寻找“厦门塔” / 张忠勇

塔，是一方文明的象征；塔，是一个港口的标记。一岛悬浮海中，厦为漳泉咽喉。如此显要的地方，塔在何方？能揭开这个历史谜团吗？

084 / 被“活埋”的大船坞 / 梁忠军

一个比马尾“福建船政局”还早了七年的“船坞”，一个可比肩上海“江南造船厂”历史的“船坞”。这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诞生地，它的人文意义超出厦门。

089 / 演武场上看赛马 / 郑俊明

据牛津大学出版的《中国赛马》记载，洋人在中国赛马始于厦门。南普陀寺前的旷野原是郑成功水师的演武场，后来却成了洋人的赛马场，文武轮回的结果常会出人意料。

094 / 美国舰队到访厦门 / 洪凯杰

美国舰队浩浩荡荡造访被打败了的国家，远离京城的厦门港在东南一隅上演一场外交秀，看看舰炮逼迫下弱国身不由己的表情。

102 / 从海后滩到鹭江道 / 高振碧

海后滩，百年前就被誉为“厦门外滩”。1851年，英国人用枪炮的语言强行将它“租借”，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座城市的耻辱才算结束。鹭江道，是这座城市兴衰的体温表。

108 / “天一楼”何处是真身 / 杨羽翔

因为有著名的“天一”侨批局，才使“天一楼”充满神秘色彩。两张老地图，一座威灵殿；两位亲兄弟，一栋庆让堂。这“天一楼”到底指哪儿？

113 / 再说“天一楼” / 高振碧

“天一楼”，到底指什么？吴庆让堂后人亮出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年）的“契尾”、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的“执照”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由市长签发的“继承纸契”，和你一起寻找答案。

117 / 厦门现代城市建设的开端 / 蓝添艺

你想象不到厦门街道曾经是“多么令人发呕”，你也想象不到鲁迅到厦门大学需“雇船移入”，你更想象不到市中心的“臭水塘”如何熏人。1920年，一场现代城市建设因此拉开了序幕。

124 / 近代马路之“开元” / 郭崇江

“开元”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盛唐时期的年号。“开元”，具有开启、创立、初始的明确指向。骑楼街之外，是什么让一条新马路拔得头筹抢“开元”先机？

128 / 天下为公“大同”路 / 高振碧

在海外发家致富的华侨，把钱汇到厦门推动城市建设，营造了闽南购物天堂。于是，南洋文化和闽南乡土文化融合在沿街的面貌上，商业和艺术竟嫁接得如此巧妙。

134 / 从“浮屿”到思北路口 / 杨羽翔

你知道厦门曾有浮在海面的小岛吗？你听说过“浮屿角”这个带着动感的地名吗？不妨到 BRT（快速公交系统）凌空而过的地方，去寻找“最厦门”的故事。

138 / 华南城市第一园 / 叶亚玲

一座被冠以“中山”英名的公园，一片在中国曾独领风骚的绿色空间，一尊雄冠全球仰天长吼的“醒狮球”，编织出现代都市的梦想。

144 / “十大市场”觅乡愁 / 高振碧

菜市场不光成就舌尖上的梦想，还会勾起游子的乡思。菜市场是市民情怀最接地气的地方，它的深处有父母飘拂的身影，那也是家的延伸！

152 / 筓筓港的变迁 / 张忠勇

一幅老地图，两张老照片，展示了筓筓港这一深入城市深处巨大水体的原生态面貌。港与湖一字之差，它让厦门这座岛城丢失了什么，得到了什么？！

158 / 集美海滨访故垒 / 高振碧

陈嘉庚的名字和郑成功的营寨联系在一起，“延平故垒”和汉族精神勾兑在一起，石寨和苍榕依偎在一起。昔日荒滩不见，日寇炮火湮散，如今书声笑语一片。

162 / 火车站的嬗变 / 高振碧、紫 日

从三等客货综合站，跃升为客运一等站，昔日海防前线的边陲小站，用 42 年的拼搏实现了胸怀已久的梦想。我们这座城市的公共客厅，你的人生驿站。

170 / 湖里，一夜走红的山乡 / 范世高

1980 年 5 月 16 日，中央决定在厦门试办经济特区。竹坑、湖里这最具乡土气息的地名上了媒体的头条，数百年来默默无闻的滨海山村，一夜之间走红。

176 / 后记



■ 明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，《泉州海防图说》中的《中左千户所城图》（张忠勇提供）

“厦门”地名的由来

□ 文 / 高振碧

“厦门”地名出现得很晚。这大概与它在地理上孤悬海中，历史上长期属同安管辖有关。自从晋太康三年（282年）置同安县，五代后唐长兴四年（933年）同安属泉州以来，厦门就是地方三级政府治理下的一座默默无闻的岛屿。

唐朝开元至天宝年间，有大陆的陈、薛两大姓氏汉人先后渡海入岛“发川为田，垦原为园”，繁衍生息。陈氏族人居住在这座岛的南边，薛氏族人居住在岛的北边，清道光《厦门志》溯望历史，感叹“厦门人物，以南陈北薛为最古”。

1100年前，先民们把这座岛上得以安身立命的村落起了个顺口好记的名字叫“新城”。这从1973年泉州发现的唐大中年间（847—860）的墓志铭和2004年厦门出土的唐代陈元通夫妇墓的墓志铭中能得到清晰的印证。

“新城”无疑是一座天然粮仓，这里气候宜人，土地肥沃，稻禾一茎多穗，于是“嘉禾”作为这座岛屿的名称，伴着半耕半渔的悠然景象延续了数百年。

元朝至元十六年（1279年），中央政府第一次在嘉禾屿设置军事机构，“嘉禾千户所”便成了这座岛屿新的官方地名，下设四个都。明代朝廷，面对海上民间贸易和倭寇袭扰边疆，推行“片板不得下海”的“海禁”政策，嘉禾屿内外海域成了重点设防的地方。明朝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，江夏

侯周德兴经略福建，为沿海戍兵防御倭寇，“城厦门，移（泉州）永宁卫中、左二所兵戍守，为中左所”（见清道光《厦门志》卷二《沿革》）。这就是海防史上有名的“中左守御千户所”。这段简约的文字透露出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信息，“城厦门”说明在“中左所”之前，嘉禾屿就有“厦门”的地名存在。



■ 明万历《同安县图》局部（张忠勇提供）



■ 海门与下门（厦门）地理位置图（高振碧提供）

嘉禾屿地处九龙江入海口“海门”岛的下方，是漳、泉两地的门户，民间按地理方位称此地为“下门”。明万历《泉州府志》卷十一记载：“同安县寨十有四……西南曰夏门”，说明“下门”也曾写作“夏门”，后来才雅化成“厦门”，沿用至今。清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纂修的《鹭江志》，指厦门（时别称“鹭岛”）“四面环海，为漳泉之咽喉，台澎之门户，诚海疆要地也”。主编薛起凤在《总论》中写道：“鹭岛者，泉南海岛也，以其为泉之门户，故曰‘门’也。”按上北下南的通俗说法，泉州之南，即为下方的门户。

厦门地名的演化都以闽南话“下”的发音“e”作为依据，才会出现厦门的“厦”字，在汉语普通话中和“下”字同读“xia”，而不读大厦的“厦”（sha），成为地名孤字。此中，绝无“祖国大厦”的含义。

江夏侯周德兴为了提升驻岛军事机构统一指挥功能，进一步强化对海上来犯之敌的威慑力量，选择在俯瞰港湾的高坡上建筑石头城池。明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年），作为军事设施的“所城”竣工，“周四百二十五丈，高连女墙一丈九尺”（约1417米×6米，见清道光《厦门志·城寨》）。城堡就取名“厦门城”。历史日晷的时针指向公元1394年，“厦门”第一次以官方确认的地名载入史册。但此时“厦门”只是山坡上的那一小圈子军事城堡，“中左所”代表的才是方圆五十里的全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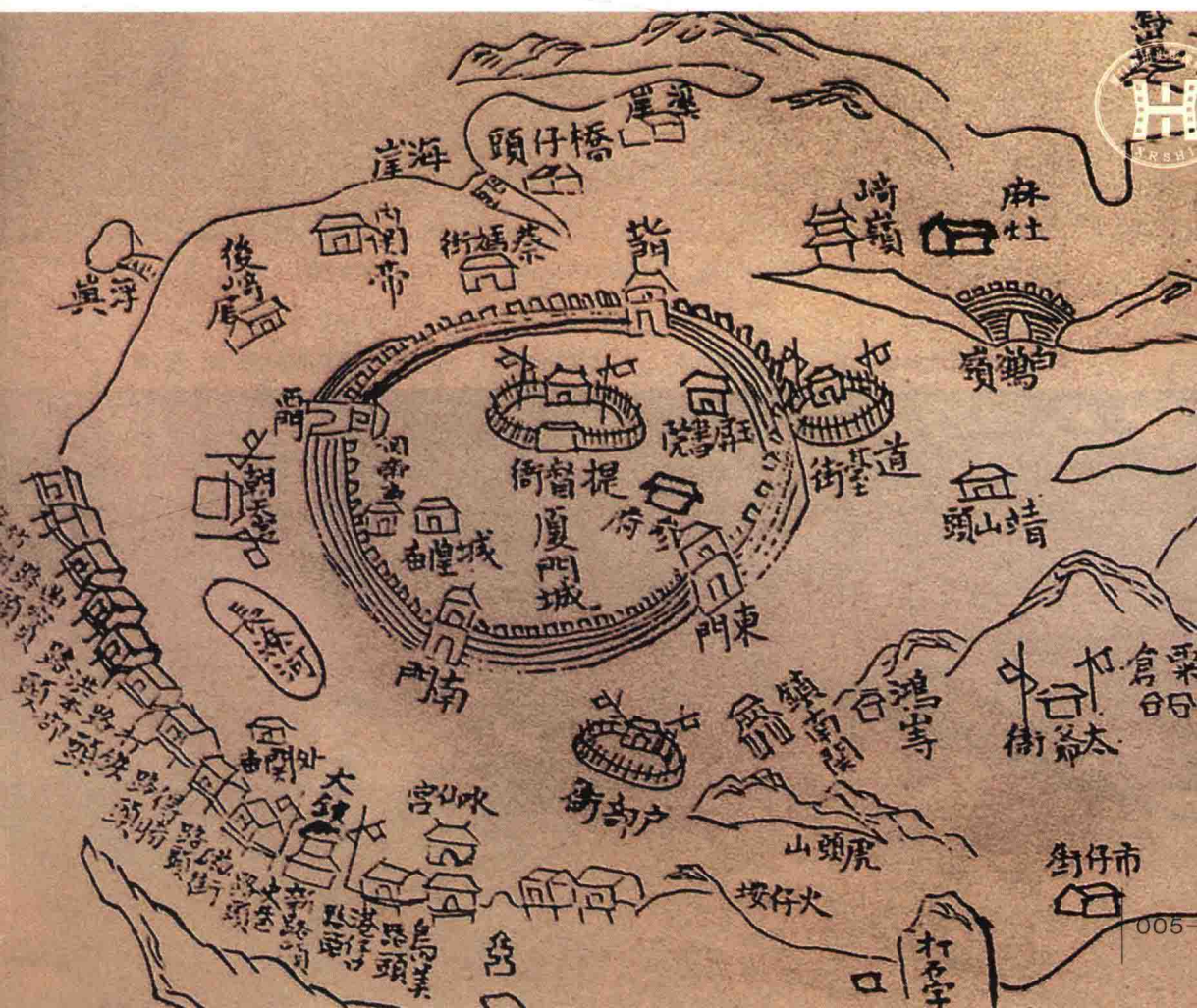
■ 1870年前后，远眺厦门城及九龙江入海口（局部）（约翰·汤姆森 摄影）

消逝的厦门城

□ 文 / 何丙仲

明初为巩固海防，在东南沿海设立卫所。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年）二月，江夏侯周德兴在嘉禾屿（今厦门岛）上建造第一座城寨——厦门城，因“徙永宁卫中左所官军守御”，又称中左守御千户所，简称“中左所”（民间也泛称厦门岛为中左所）。

■ 清乾隆《鹭江志》手绘《厦门全图》局部（高振碧提供）



厦门城初建时“周四百二十五丈，高连女墙一丈九尺……城阔八尺五寸”（见清道光《厦门志·城寨》，即约1417米×6米×3米），设四个城门，东曰“启明”，西曰“怀音”，南曰“洽德”，北曰“潢枢”。其后的永乐、正统年间，城的规制均有增扩。清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，清军在与郑成功对抗中，厦门城一度被毁，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年），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重新建造，周长扩至六百丈（即近2000米）。乾隆、嘉庆两朝均有重修和增设炮位。



■ 厦门城遗址城墙巡道 （高山 摄影）

